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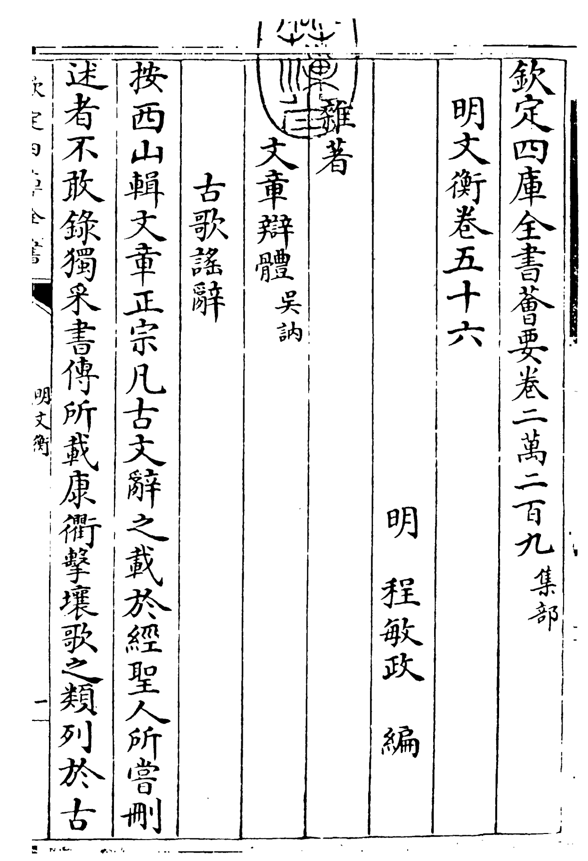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五十六 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九 集部

明文衡卷五十六

明 程敏政 編

雜著

文章辯體 吴訥

古歌謠辭

按西山輯文章正宗凡古文辭之載於經聖人所嘗删述者不敢錄獨采書傳所載康衢擊壤歌之類列於古

詩之前且曰出於經者可信傳記所載者未必當時所作其好古傳疑之意至矣今謹遵其意仍以康衢童謡為首終於荀卿成相彚置卷端以俟考質

古賦

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必稱詩以喻意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揚子雲

競為侈麗閎衍之辭而風諭之義沒矣近世祝氏著古賦辯體因本漢志之言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即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是也然其所載則以離騷為首而荀詩勿録尚論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亦非賦體故今特取成相附古歌謡後而仍載楚辭於古賦之首蓋欲學賦者必以是為先也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為辭賦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

古樂府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成周盛時大司樂以黄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報祀天地百神若宗廟之祭神既下降則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盖以六代之樂皆聖人之徒所制故悉存之而不廢也迨秦焚滅典籍禮樂崩壞漢興高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為歌辭史記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文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班固漢書

則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
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
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廂坐定奏安
世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
而已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
已命夏侯寛為樂府令豈武帝始為新聲不用舊辭也
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為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
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黄門鼓吹樂天子

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其説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巳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自時厥後唯唐宋享國最久故其辭亦多純雅南渡後夾漈鄭氏著通志樂畧以為古之達禮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賔嘉皆主此三者仲尼所删之詩凡宴享祀之時用以歌之漢樂府之作以繼三代因列鐃歌與三侯以下於篇亦無其辭後太原

郭茂倩輯樂府百卷繇漢迄五代蒐輯無遺金華吴立夫謂其紛亂哤雜厭人視聽雖浮淫鄙俗不敢芟夷何哉近豫章左克明復編古樂府十卷斷自陳隋而止中若後魏楊白花等淫鄙之辭亦復收載是亦未得盡善也今考五禮以郊廟歌辭為先愷樂燕饗歌辭次之蓋以其切於世用足為制作家之助至若古今琴操與夫相和等曲亦附於後以俟好古君子之所考訂焉其或有題無辭或辭雖存而為莊人雅士之所厭聞者兹亦不

錄

古詩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三百篇尚矣以漢魏言之蘇李曹劉實為之首晉宋以下世道日變而詩道亦從而變矣晦庵朱子嘗答鞏仲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為詩

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辭以盡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為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入於胷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厥後西山編文章正宗劉氏輯風雅翼悉本朱子

之意而去取詳畧則有不同者焉是編所收率以二家為主近代之有合作者亦取載焉歌行之作別錄於後蓋歌行放情長言其句語格調與古詩亦有不同者矣律詩雜體具載外集嗚呼學詩之法子朱子之言至矣盡矣有志者勉夫

歌行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鐃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

石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歎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不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複深以少陵為是故今是編凡擬古者皆附樂府本題之內若即事為題無所模擬

者則自漢魏以降迨於近代取其辭義之弗過於淫傷者録載云

諭告

按西山云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誄皆王言也大祝以下掌為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若湯誥甘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此皆聖人筆之為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録今獨取春秋内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及列

國應對之語附焉又按東萊有曰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為然盖繇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語言者所可得而比焉

璽書

按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至秦漢臣下始避其稱漢初有三璽天子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文帝元年嘗賜南越趙

佗璽書佗愧感頓首稱臣納貢至今讀史者未嘗不三復書辭以欽仰帝德於無窮也夫制詔璽書皆曰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命辭懇到者蓋書中能盡褒勸警飭之意也故今特取前代璽書載于詔令之前讀者其必有以得之

批答

按玉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蓋批答與詔異詔則宣達上意批答則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

也文鑑輯批答詔敕各為一類可見矣唐史載太宗之答劉洎謂出自手筆今觀辭意誠然至若宋昭陵之答富弼等則皆詞臣之撰進者也讀者其尚考諸

詔

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有三曰誥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歷代因之然唯兩漢詔辭深厚爾雅尚為近古至偶儷之作興而去古遠矣東萊云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純溫厚為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

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是編令以漢詔居前附以唐宋諸詔庸備二體西山有云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為祖而參以兩漢詔册信哉

册

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曰策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維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隷書之又按唐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册書立皇后皇太子封

諸王則用之說文云冊者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當作冊古文作𥬠盖冊策二字通用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為冊故專謂之冊也若其文辭體制則相祖述云

制誥

按周官大祝六辭二曰命三曰誥考之於書命者以之命官若畢命冏命是也誥則以之播誥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有曰制

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其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曰發敕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謂告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於廷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為善矣

制策

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

孝之於史實始漢之晁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

能明目張膽以答所問惜哉惟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

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竭所蘊帝因是罷黜

百家專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迨宋蘇軾之答

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

表

按韻書表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三代以

前謂之敷奏秦改為表漢因之竊嘗攷之漢晉皆尚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尚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辭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進實錄不可移於日錄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為工矣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為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纎巧鋪敘忌繁冗是編所錄一以時代

為先後讀者詳之則體製亦有以得之

露布

按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此其始也攷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及世說又載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是則魏晉以來有之矣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近世帥臣奏捷蓋本於此然今考之魏晉之文俱無傳本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辭

全用四六盖與當時表文無異今故錄附表後以備一體西山云露布貴奮發雄壯少麄無害觀者詳之

論諫

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技藝皆得進諫隆古盛時君臣同德其都俞吁咈見於語言問答之際者考之書可見西山以為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文辭同錄今謹取其所載春秋内外傳諫爭論說之言著之於首其兩漢以下諸臣進説有可以為法戒者間亦采

之以附於後

奏疏

按唐虞禹皐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丈辭告君之始也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陳事者迨乎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時厥後進言者日衆或曰上疏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宣泄則囊封以進謂曰封事考之史可見昔人云君臣相遇雖一語有餘上下未孚雖千

萬言奚補為臣子者惟當罄其忠愛之誠而已

議

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眉山蘇氏釋之曰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臨事而議是則國之大事合衆議而定之者尚矣今采漢唐宋諸臣所上議狀次於奏疏以備一體若儒先私議其有關於政理者間亦取之而附於中云

彈文

按漢書注云羣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是則按劾之名其來久矣梁昭明輯文選特立其名曰彈事若文粹文鑑則載奏疏之中而已迨後王尚書應麟有曰奏以明允誠篤為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使氣流墨中聲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是則奏疏彈文其辭氣亦異焉

撽

按釋文撽軍書也春秋時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即撽

之本始至戰國張儀為檄告楚相其名始著劉勰云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筭强弱角權勢故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義顯昔人謂檄以散文為得體信乎

箴

按許氏說文箴誡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盖箴者規誡之辭若箴之療疾故以為名古有夏商

二箴見於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殘缺不全獨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氏掌獵為虞箴其辭備載左傳後之作者盖本於此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末須依虞箴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銘贊頌雖或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

銘

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漢藝文志稱道家有

黄帝銘六篇然亡其辭獨大學所載成湯盤銘九字發明日新之義甚切迨周武王則凡几席觴豆之屬無不勒銘致警厥後又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為銘者如春秋時孔悝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宫室門闗為銘者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劒閣則戒殊俗之僭叛其取義各不同也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為大夫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温潤斯得之矣

頌

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黄帝張咸池之樂焱氏為頌斯蓋寓言爾故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為頌體之至至如魯頌之駉駜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為頌之變故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為貴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諒哉

贊

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荆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為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唐建中中試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贍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為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像贊金樓子有云班固頗

學尚云賛頌相似信然

七體

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為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沿襲之

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雖專尚駢儷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後作者未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文訓其富麗固無讓於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

問對

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文選所錄宋玉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至若答客難解嘲賔戲等作則皆設辭以

自慰者焉洪氏景盧云東方朔荅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班固之賔戲張衡之應問則屋下架屋章摹句寫讀之令人可厭迨韓退之進學解出則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

書

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盖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茍不具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

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辯難懇到誠可以為修辭之助至若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問之言率多本乎進修之實讀者誠能熟復以反之於身則其所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

記

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西山曰記以善叙事為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論議陳后山

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為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議論為記者宜乎后山諸老以是為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至若范文正

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晝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為體之變焉

序

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

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序事理為上近世應用唯贈送為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已徇人之失也

論

按韻書論者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之論秦過江

統之議從我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為然劉勰云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傳注參體辯史則與賛評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說解

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已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

名而為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燁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斯文日弊作師說抗顏為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即事即理而為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繇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盧學士云說須自出己意橫說竪說以抑揚詳贍為上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剝為義其與說亦無大相遠焉

辯

昔孟子答公孫丑問好辯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歴敘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已不能自已之意終而又曰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盖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為作文楷式迨唐韓昌黎作諱辯柳子厚辯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斆孟子信矣大抵辯須有不得已而辯之意茍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為

原

按韻書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義始大易原始要終之訓若文體謂之原者先儒謂始於昌黎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黄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石守道亦云吏部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後之作者蓋亦取法於是

誡

按韻書誡者警勅之辭文章緣起曰漢杜篤作女誡辭已弗傳昭明文選亦無其體今特取先正誡子孫及警

世之語可為法誡者錄之

題跋

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賛語於後前有序引當擬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入窠臼予嘗即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疎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

義狼行則前躓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庸書以俟考訂云

雜著

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文而謂之雜者何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也文之有體者既各隨體裒集其所錄弗盡者則總歸之雜著也著雖雜然必擇理之弗雜者則錄焉盖作文

必以理為之主也若夫掛一漏萬尚有俟博雅君子

傳

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葢以載一人之事而為體亦多不同廹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徳之事慮其湮沒弗白或事雖微而卓然可為法戒者因為立傳以垂於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為法步里客談又云

范史黃憲傳蓋無事蹟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叚此為最妙繇是觀之傳之行迹固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於作者也若退之毛穎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行狀

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於史官或求銘誌於作者之辭也大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傅朝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蕭氏文選唯載

任彥叔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而辭多矯誕識者病之今采韓柳所作載為楷式云

諡法

周禮太史喪事考焉小喪賜諡疏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諡君親制之使大史往賜之至遣之日小史往為讀之又按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是則賜諡之制實始於周崇文總目載周公諡法一卷又有春秋諡法廣諡等書然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人

諡號增輯而爲之宋仁宗朝眉山蘇洵嘗奉詔編定乃取世傳周公諡法以下諸書定爲三卷總一百六十八諡至孝宗淳熙中夾漈鄭樵復本蘇氏書增損定爲上中下三等通二百一十諡爲書以進大抵諡者所以表其實行故必由君上所賜善惡莫之能揜然在學者亦不可不知其說故今特載周公諡法於編蓋以諸家之說皆祖於此若夫鄭氏之論亦多有可取者今亦錄附於後

諡議

按諡法云諡者行之迹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白虎通曰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為善而戒人為惡也繇是觀之則諡之所繫豈不重歟漢晉而下凡公卿大夫賜諡必下太常定議博士乃詢察其善惡賢否著為諡議以上於朝若晉秦秀之議何曾賈充唐獨孤及之議苗晉卿宋鄧忠臣之議歐陽永叔是也當時雖或未能盡從其言然千百載之下

讀其辭者莫不油然興起其好惡之心嗚呼是其所繫豈不甚重乎哉至若近世名儒隱士之殁門人朋舊又有私謚易名之議云

碑

按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麗於碑賈氏注云宮廟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早晚說文注又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工紀功德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以繫牲也秦漢以來始謂

刻石曰碑其蓋始於李斯嶧山之刻耳文選載郭有道等墓碑而王簡栖頭陀寺碑亦厠其間至文鑑則凡祠廟等碑與神道墓碑各為一類今亦依其例云

墓碑　墓碣　墓表　墓誌　墓記　埋銘

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以木為之形如石碑樹於槨前後穿中為鹿盧繞之繂用以下棺事祖廣記曰古者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於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有神道

碑之稱盖地理家以東南為神道因立碑其地而名耳

又按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多敘其學行德履墓誌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遷改埋銘墓記與墓誌同而墓記則無銘辭耳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髙行文敘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唯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錄觀其所作可見近世至有將墓誌亦刻墓

前斯失之矣大扺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烈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弗由也

誄辭 哀辭

按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即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

讀之以作謚此唯有辭而無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爾後世有誄辭而無謚者蓋本於此又按文章緣起載漢武帝公孫弘誄然無其辭唯文選錄曹子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之於歐陽詹柳子厚之於呂温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曾南豐東坡諸老所作則總謂之哀辭大抵誄則多叙世業故今率倣魏晉以四言為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

句及楚體不同焉

祭文

古者祀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祀之之意考之經可見若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冢王僧達之祭顏延年則亦不過敘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韓柳歐蘇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於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真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誠學者所當取法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為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為尚若

夫訣辭蔓說固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所厭聽也

連珠

按晉傅玄曰連珠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亦嘗受詔作之蔡邕張華又嘗廣焉歿之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義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穿貫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不直指事情必假物陳義以達其旨有合古詩風興之義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蓋鮮洪武初宋王二閣老有

作亦如士衡之數令各錄十餘篇置於外集之首以著四六對偶之所始

判

按唐制凡選人入選其選之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放蓋凡進士登第及諸科出身皆以此銓擇若陸宣公既登進士又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是也宋

代選人試判三道若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優為上一道全通而二道稍次為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紕繆為下其上者加階超資中者依資以敘下者殿一選如晦翁登第後銓試入中等始授同安主簿是已元世不用其制國朝設科第一塲有判語以律條為題其文亦用四六而簡當為貴今錄以備一體

律賦

律賦起於六朝而盛於唐宋凡取士以之命題每篇限

以八韻而成要在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為工迨元氏場屋更用古賦繇是學者弗習今錄一二以備其體

律詩

律詩始於唐而其盛亦莫過於唐考之唐初作者蓋鮮中唐以後若李太白韋應物猶尚古多律少至杜子美王摩詰則古律相半迨元和而降則近體盛而古作微矣大抵律詩拘於定體固弗若古體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故學之者當以子美為宗其命

辭用事聯對聲律須取溫厚和平不失六義之正者為矜式若換句拗體粗豪險恠者斯皆律體之變非學者所先也楊仲弘云凡作唐律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連首尾要相應最忌俗意俗字俗語俗韻嘗用工二十年始有所得嗚呼其可易而視之哉

排律

楊伯謙云唐初五言排律雖多然往往不純至中唐始

盛若七言則作者絶少大抵排律若句鍊字鍜工巧易能唯抒情陳意全篇貫徹不失倫次者為難故山谷嘗云老杜贈韋左丞相詩前輩録為壓卷盖其布置最為得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相淆亂也

絶句

楊伯謙曰五言絶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王摩詰始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又按詩法源流云絶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

前兩句對者是截後四句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前後各兩句故唐人稱絕句為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内是也周伯弜又云絕句以第三句為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而涵蓄無盡焉

聯句

按聯句始著於陶靖節集而盛於退之東野攷其體有人作四句相合成篇若靖節集中所載是也又有人作

一聯若子美與李尚書之芳及其甥宇文彧聯句是也復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相繼成章則昌黎東野城南諸作是也其要在於對偶精切辭意均敵若出一手乃為相稱山谷嘗云退之與孟郊意氣相入故能雜然成篇後人少聯句者蓋由筆力難相追爾

雜體

昔柳柳州讀退之毛穎傳有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學

者終日討說習復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譬諸飲食既厭味之至者而奇異苦鹹酸辛之物雖蜇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獨文異乎予於是而知雜體之詩蓋類是也然其為體雖各不同令總謂之雜者以其終非詩體之正焉

近代詞曲

按歌曲源流云自古音樂廢後鄭衛侏儒之聲雜然並出至唐開元天寶中薰然成俗於時才士始依樂工按

拍之聲被之以辭其句之長短各隨曲而度於是古昔聲依永之理愈失矣人按致堂胡先生曰近世歌曲以曲盡人情而得名故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寓意於此隨亦自掃其跡曰此謔浪遊戲而已唐人為之者衆至柳耆卿乃掩衆製而盡其妙篤好者以為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出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表竊嘗思之凡文辭之有韻者皆可歌也第時有升降故言

有雅俗調有古今爾昔在童稚時獲侍先生長者見其酒酣興發多依腔填詞以歌之闕

雜志十條　劉定之

蘇子瞻

宋仁英以前用差役而民不擾王安石用雇役民始擾矣司馬君實廢雇用差雖蘇子瞻亦喋喋不已豈稍欲中立於荆温兩間冀免後患邪觀其為哲宗言臣私憂神宗勵精之政漸致隳壞理財疎而備邊弛故撰策問

欲以感動聖意子瞻之情殆可見也然其後惠偺之貶
罪子瞻全佐助温而不貸其畧護向荆則昔者之言徒
為向背亦何益哉子瞻作君實神道碑深美其誠盖自
覺誠之未如君實者也

蘇子由

蘇子由使遼歸為哲宗言遼主宏基以與我和好為喜
年貌可六十步履輕健飲啗不衰享國尚當有年我可
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巨蠹足為我喜

也宏基孫延禧當嗣位然骨氣凡弱視瞻不正恐非彼之福其意亦嚮慕和好而我不足恃之矣其後宏基守和好又十餘年而殂延禧亦不背盟然遼國遂亡於延禧之身則子由之言信矣容貌辭氣乃德之符非特得其身之遐促而并得其國之興替仲由盆成括之死見知於孔孟邾子髙仰魯侯卑俯兆其死亡見知於子貢聖賢原自有觀人之法也子由殆聞於是而然歟抑使可覘國則非其人者不足使佛能蠹國而歴世之莫悟

也何哉

李清臣

李清臣見宣仁聖烈后既崩哲宗入羣小之言意欲紹述熙豐之法而是時小人屏黜在外者其勢亦將轉而復起元祐諸賢凜凜乎覆壓及之矣若此者清臣之所喜也清臣平日於操切禽制以作法抑揚軒輊以立勢所優為也故嘗發而為法原勢原之文觀其辭氣真小人之言也夫為治者先德而後法上理而下勢今乃切

切於法與勢之為言則其所蘊可知矣

蘇易簡

蘇易簡内直宋太宗謂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可謂的對今上在春宫時習對李賢取是日早所進讀孟子全句君子遠庖廚五字請對頃之對云聖人登寶位覆對云學士上瀛洲尤見睿思之妙

徐敬業

徐敬業與駱賓王兵敗賓王亡命為僧往來抗州靈隱

寺宋之問至寺夜吟鷲嶺欝岧嶤龍宮鎖寂寥久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以終篇之問大駭質明求見則逌矣敬業亦脱去為僧於衡山黄巢既敗依張全義為僧於洛陽嘗繪已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脱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人見像識其為巢盖古今若此脱身者多矣史豈盡得其實哉

王介甫

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

當時身便死終身真僞有誰知其意謂已嘗辭館職出於真異已者若司馬君實辭樞副范景仁辭翰長出於僞為莽之徒也然不知蘇子瞻又嘗謂介甫為莽之徒其詩曰漢家殊未識經綸入手功名事業新百尺穿成連夜井千金購得解飛人譏其汲汲妄作也嗚呼數他人之髭髯鬚髯而不見已睫者其介甫之謂哉

韓退之

韓退之自言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

之編貪多務得繼晷窮年其勤至矣而李翺謂退之下筆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敏亦至矣葢其取之也勤故其出之也敏後之學者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乃欲刻燭畢韻舉步成章彷彿古人豈不難哉

李杜韓柳

以詩言杜氏跡於李以文言柳差肩於韓而以人言則杜韓陽淑李柳陰慝如氷炭異冷熱薰蕕殊芳臭矣子美當安史作難時徒步從肅宗其詩拳拳於君臣之義

太白於其時從永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棄宗社作猛虎行云旍旌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頹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其辭意視祿山思明反噬其主比於劉項敵國相爭尚安知君臣之大倫歟元稹謂太白不能窺子美藩籬況其堂奧得之矣退之懷忠事主闢邪宗聖固有原本其稱子厚謂斥不久其文必不能傳於後如今無疑蓋惟稱其文而已其阿

附伍文胡致堂謂忌憲宗在儲位有更易秘謀未及為而敗後又託河間淫婦無卒者以詆憲宗得免於大戮為幸由是言之大雖美而若斯過惡固非可湔滌者也朱文公楚辭載子厚謫居時懲咎賦取其有自悔之言噫既悔已又詆主則亦非真悔也奚足錄哉

天極

天有北南極如瓜果有前後蔕尖天分十二宮如瓜果分十二瓣其近極處度狹而當天腰處度闊如瓜果之

辯其近蔕尖者狹而當腰者寛也天之頂心當嵩高山下陽城而地之頂心為崑崙參差不相對者天地間東南暑熱西北寒涼地在寒涼方者堅凝髙峙而在暑熱方者融液坍塌故東南多水合東南多水西北多山處均平論則地仍以嵩髙山下陽城為中但取最髙頂心處則崑崙為中也

日輪

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内故日

食既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者月雖資日光以圓於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衡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燈者正當爐炭炎熾之尖所衡射則燈反不然矣此歷所謂暗虛言月為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乃日之虛衡爾蓋二曜各有所行之道如二人各行水陸之塗朔望則一人由陸者在橋上一人由水者在橋下稍相先後亦不

食適相對當乃食矣日行道周天如循環月行道亦周天如循環兩環相搭有兩交處一處謂之天首一處謂之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至於木火土金水五星不由日道亦不由月道各自有道木星八十三年而七周天與日合者七十六火星七十九年而四十二周天與日合者三十七土星五十九年而二周天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二星雖隨日一年一周天然金星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星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其

遲速離合以宰萬類之生成司千代之起伏俯視人寰奚異夫甕瓦蚋褌蝨之聚散緣嗑也奈何欲以私意仰干之哉孛生於月月之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即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炁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為十一曜也

明文衡卷五十六

明文衡卷五十七

明 程敏政 編

傳

謝翺傳 胡翰

謝翺字臯羽建寧人也家故羸於財父鑰居喪哀毁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翺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

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叅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勾越多閥閱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

適一不問當世事翺嘗上會稽山左右窺禹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歔欷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䰟歸來兮何極䰟去兮闗水黒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翺率其徒游焉顧即此為葬地作許劒録及翺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曰

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劒之地鳳聞訃託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黄溍柳貫皆出其門好奬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毋喪不宜賜鹵簿責夫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

遇事不以埶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嫣仲子曰翰少容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搢紳學者問翀時事未嘗不喟然為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翀有睎髮集鳳有巖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翀集備焉其辭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翀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王冕傳 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

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呉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為狂奴北游燕都館秘書卿台哈布哈家

台哈布哈薦以館職晃曰公誠愿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
兔游矣何以祿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
灤陽唯兩幼女一童留燕倀倀無所依晃知之不遠千
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晃既歸越復大
言天下將亂時海内無事或斥晃為妄晃曰妄人非我
誰當為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
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
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倣周禮著

書一卷坐卧自隨秘不使人覩更深人寂輙挑燈朗誦
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
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騫海怒
讀者毛髪為聳人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
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
以繒幅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
體豈好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諮議參軍

一夕以病死晁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家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晁也晁真怪民哉馬不䟽音奔駕不足以見其奇才晁亦類是夫

危孝子傳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為郡學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為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絓吏議輸作大江之濵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

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尫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歛衽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為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為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詣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耶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尚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視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為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

史以風厲四方余舊史官也特為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

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内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

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

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輙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

其所為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為烹藥進

匕筯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

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

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

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

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

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

行竟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毋愈念伯章疾頻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絶環具棺槨斂殯之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為晉王府録事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義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

背去者多矣況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覩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士也哉

蔣貞婦傳

蔣貞婦德新世居歙之黄山自幼莊靜父忠甫為之擇配鮮有當意者年二十有八始歸同郡羅宣明宣明邠州刺史諸孫家法素謹貞婦奉尊章處先後咸底禮度中外稱之弗置至正壬辰蘄黄妖寇起破州郡屠劉人

如刈草菅蔓延將至歙宣明散家貲募兵保障鄉井已而兵大集歙城陷官軍復者再三宣明功為多癸巳夏四月元帥沙布廸音治歙城以宣明慷慨仗義俾分築一百三十尺宣明之家索於用兵其計無所從貞婦盡售奩中物相之宣明忘其憂乙未冬十二月祁門黟縣惡少年搆浮梁劇盜來犯歙宣明謂貞婦曰我素負殺賊名賊必不貸我汝宜相從軍中如何貞婦曰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子獨不聞之乎妾有兄弟在香山砦柵

頗可守妾往依之君努力自愛勿以妾為念也遂灑泣而別丙申春正月歙城復陷宣明請兵江浙行中書賊聞宣明妻孥在香山攻之益力二月天雨雪寨破賊大肆焚掠初貞婦以宣明從征不忍茹酒肉至是炮炙行觴命左右醉飽以二子驢兒馬兒屬蒼頭奴詹寄詹勝寶曰事勢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決矣然不可使羅氏無後汝宜護二兒還主翁也言訖勝寶負驢兒出滕人挾馬兒繼之貞婦又繼之遇賊石崖上賊遂褫其衣貞

婦力拒賊攫貞婦髮貞婦齧其臂爪其面出血罵曰死狗奴汝何不殺我賊怒斫其臂以刀舂之墜崖而死驢兒見母死哭罵曰賊賊爭忍殺吾母他寇曰何等小物敢爾邪横槊刺其背死勝寶適寄不勝怒執木戟擊傷數寇與媵人皆遇害日將夕寇退貞婦從姪蔣志道從積屍中緣崖下見貞婦屍如生傍有衣篋類有物窣窣然動啓視之馬兒在焉亟抱以歸宣明云

太史公曰喪亂之餘女婦以節著者有矣若歙之蔣氏

何其烈哉夫以柔脆之身竟欲抗如虎之盜自非義激於中視死如歸其氣不如是之烈也大抵故家遺俗詩書之澤沸沸宣明又能奮揚而飭導之使一門之內婦死於夫子死於母而一蒼頭之微亦能為其主捐軀此殆難以聲音笑貌為也然則宣明亦賢矣哉賢者宜有後篋中之兒所以能獲全於今也

考定伯夷傳　王禕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

致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姓墨胎氏父曰初字子朝自伯夷名允以下據韓詩外傳呂氏春秋增入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曰吾聞古之士遭

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亂周德衰其竝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自曰吾聞古之士以下據莊子增入）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太史公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

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此太史公將稱伯夷讓國之節故先述帝堯讓位之難及由光不受讓之義因以見由光雖義高其事見於經史而伯夷之節則賴孔子序列故名傳也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

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由是觀之怨邪非邪此舉孔子稱道伯夷之辭言其求仁得仁固若無怨然兄弟讓國乃至餓死奚能無怨乎盖言其若有怨所以明其實無怨也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

執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此引言顏子有德而早夭盜跖暴戾壽終又極言操行不軌者乃富厚累代公正發憤者反遇禍災所以反覆致意於伯夷以譏國之賢而至於餓死也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豈以其重若彼

其輕若此哉此言人之志善惡不同為善者因衆人之惡而愈見然則盜跖曷嘗為足重而伯夷雖餓死豈足為輕哉易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末又申言為善者必待於聖人以著名而惡沒世之後善名之不著所以深幸伯夷得孔子而名彰顏淵由附驥尾而行顯也

太史公伯夷傳自漢以來論者莫不稱其文章之奇偉萬喙一辭無異議者以予論之則有不然遷作史記體制最正其列傳之體必首著名氏鄉里世系繼序行能功烈之始終而其末論斷之辭則别稱太史公曰云云以補所未備之事發所不盡之意觀乎老莊管晏申韓孫吳等傳為體皆然獨伯夷傳首述載籍博考等語次述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等語乃始及夷齊之事而遂以天道無親等語終之辭意不倫體制乖舛意者必有錯

簡而後世承訛襲謬不以為非也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不過隨文生意曲為註解予切病之因為考尋其指意易置其文辭之先後而訂定之間復援據古說補其一二而頗加箋訓庶幾其體正而義明讀而習之者有所取法也或曰太史公之文至矣後學顧乃妄議而竊更之不已僭乎曰非然也予之考定是傳也實因其本文而更次第之曷有妄贅一辭哉且書之武成禮之大學既列為聖人之經而在先儒悉嘗更改則予於是

而考定之乃所以成其美也而奚借之為況乎史記本不完之書故褚少卿小司馬氏輒為之補益設以借罪予則於二人也其又將何尤肩志諸傳後以竢覽者詳焉

熊孝子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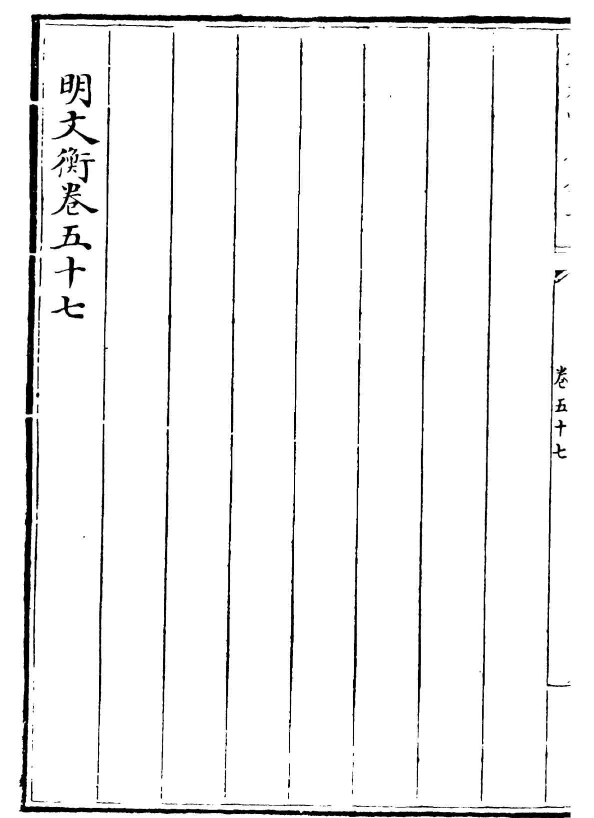
熊孝子者名仁瞻唐洪州海昏縣人也性至孝仕為左衛府參軍袁州宜春縣丞喪母奉柩而歸卜宅兆於縣西之歸義鄉而其地岡阜峻嶮喪轝莫能致也仁瞻念

非水道不可達誓傾家貲掘地爲川以通江方庀工俄而天大雨水自墓旁近地湧出成川與江流接舟以得達而窀穸之事遂矣既葬結廬墓側居六年有慈烏來巢共稱異焉於是江西觀察使路嗣恭列其孝行以聞大歷十年秋勅旌表其門閭仁瞻後再調江州司戶又遷越州蕭山縣令卒於官年七十有三世因名其川曰孝子港橋曰孝感橋所居里門曰孝錫坊海昏至宋改建昌隸南康軍淳熙六年新安朱熹守南康首命有司

依准勑令護其墓且遣使祭之其文曰熹假守兹土攷諸圖經以求此邦前賢潛德隱行之實於建昌得陳太中大夫司馬暠從事中郎司馬延義以及熊君皆以孝德聞而熊君精誠所感獨致湧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乃復以其事請於朝有旨㳺加旌表繼而嘉禾陸德輿來為守聞而嘆曰熊孝子事前守朱文公之所表章也吾其敢不成其志則大書有唐熊氏旌表門閭八字勒諸石俾縣令鄭伯承新作其里門厥後為守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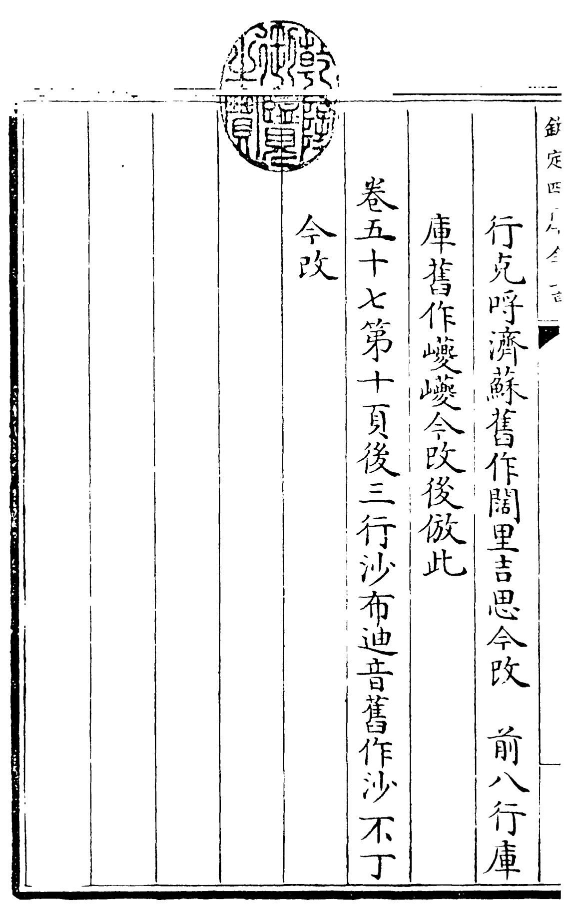
咸護視之惟謹莫或能廢也孝子子孫相繼緜衍至於今十一世矣

太史氏曰余家烏傷縣縣人有顔氏者秦人也葢葬其親而躬負土焉羣烏銜土來助烏吻皆傷故漢即其地縣且名之至唐又改名義烏表孝行也及余得建昌熊孝子事至慈烏來巢與吾顔氏事頗相類為之於邑久之因竊嘆曰至哉孝乎一念之烈其感物固如是夫傳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信哉


明文衡卷五十七

謹案卷五十六第三十三頁後四行扎雅舊作扎顏今改　後五行哈喇魯特舊作罕祿魯又阿爾薩蘭舊作阿兒厮蘭今並改　後六行托歡特穆爾舊作妥懽帖睦爾今改後倣此　後八行雅克特穆爾舊作燕鐵木兒今改後倣此

三十四頁前一行達實哩克舊作答失里又雅克特古斯舊作燕帖古思今並改後倣此　前二行額琳沁巴勒舊作亦璘真班今改　前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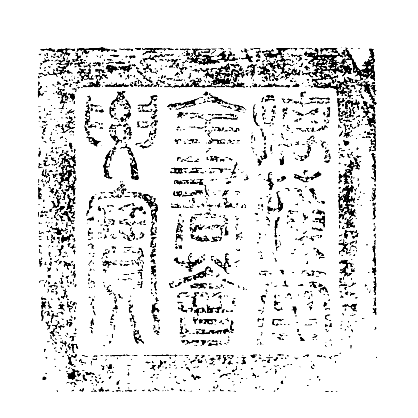


行克呼濟蘇舊作闊里吉思今改　前八行庫

庫舊作巙巙今改後倣此

卷五十七第十頁後三行沙布迪音舊作沙不丁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　椿